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

道光三十年。庚戌。六月。癸亥。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傅繩勳奏。查探夷目麥華陀。於五月十六日。駕坐火輪船。由天津駛回上海。並無動靜。臣陸建瀛。本擬即日馳赴上海。面為開導。因前接該酋吹唦文稱。別無他意。惟俟天津及廣東船到。即定行止。夷性狡詐。稍有牽連。必將另生枝節。是以暫駐蘇州。諮屬麟桂等。妥為開導。疊據麟桂等稟稱。該酋現已情願回粵。適有廣東駛來火輪船一隻。於五月二十二日到吳淞口外。該夷之妻。嫌其窄小。不願乘坐。尚有大火輪船一隻。於十七日從廣東開行。計期二十四

五必到。該酋定於二十七八日起碇回粵。設此船不到。即將天津駛回之船。修理完整。六月初一必能開行。現在該國夷商。均願該酋速回廣東。竭力慫慂。閩省供給。臣等伏查該夷惟利是視。因原定章程。有大輪船免稅之條。遂以送信為由。往來各口。夾帶貨物。偷漏關稅。是其故智。而婦言是聽。尤屬夷人常情。揆厥情形。尚非飾詞觀望。惟該酋回粵之意雖決。而行期未定。臣陸建瀛未便遠離。自應暫駐江陰常州一帶。查閱營伍。察看動靜。密為防維。

陸建瀛等又奏。上海洋涇濱地方。有該夷所建天主堂一所。為犀夷聚居之處。中有十字大梁。梁下有一高臺。上供

十字架及耶穌木偶。每逢禮拜之日。各國夷人俱齊集聽經。五月十四日未時。疾雨迅雷。將十字大架及高臺十字架木偶。全行擊毀並其所存火藥全行爆炸。臣等查該夷終日戴天履地。而不知天地之高厚。其所尊禮者。惟此十字架與木偶。甚欲誘我愚民。援入彼教。其居心大不可問。今

天威震怒。誅其所尊。洵足褫奸夷之魄。而破愚民之惑。此皆我

皇上敬

天勤民。有以感召。臣等欣幸之餘。更深寅畏。

硃批。知道了。敬感之餘。更深慚愧。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盛京將軍奕興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據陸建瀛傳繩勛馳奏天津夷船已回上海即日起碇回粵一摺據稱夷目麥華陀於五月十六日由天津駛回上海經蘇松太道等開導現已情願回粵定於五月二十七八日起碇等語是該夷徒勞往返其計已窮惟夷性叵測難保其不竄赴沿海各岸游弋著該將軍督撫等密飭各海口文武員弁隨時偵探加意防守不可稍涉張皇如遇該夷船駛近口岸仍當妥為曉諭勸令迅速回粵不得違約逞行設該夷因船隻未齊起程遲緩陸建瀛等尤當飭屬嚴防該督現在前赴江陰一帶距

海口甚近。務須隨時查看情形。妥為防剿。毋稍疏虞。該夷起碇出洋。即行奏報。並着徐廣縉葉名琛於該夷船回粵後。具摺奏聞。仍遵前旨持以鎮靜。俾其安心貿易。不致更萌妄念。是為至要。陸建瀛等摺片。均着、鈔給閱看。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臣於初十日。行抵大沽海口。督同天津鎮道等詳籌。相度該處口門外。向有攔江沙一道。強潮盛漲之時。沙上水深一丈三四尺。平時潮長。水深一丈及七八尺不等。潮退。水深在二三尺之間。夷船喫水在丈餘者即應擱淺。不能駛入。由攔江沙至大沽礮臺處所。海河紆折。計程二十餘里。大沽南岸甎礮臺三座。北岸甎礮

臺一座。均係上次防堵時建修。緊對河心。頗據扼要。逐一查勘。俱甚堅固。其攔潮土壩。護臺土埝。土壘。濠溝等工。間有殘缺淤墊。現俱逐一修整。兩岸礮臺。共分設二千斤以上至萬斤重之銅鐵大礮五十一位。一千六百斤以下至四百斤之銅鐵礮九十一位。安靶演試。致遠有準。現有本營兵一千六百名。輪班駐守巡防。足資抵禦。隨赴北塘海口。督同通永鎮道。查勘該處海口。攔江沙壩。並海河紆折情形。與大沽相似。原建礮臺四座。均屬堅固。其土壩等工殘缺者。現亦趕緊修理完整。該處南北礮臺。原設一千五百斤以上至八千斤重之銅鐵大礮二十位。五百斤銅礮

六十位。分設兩岸。地有本營兵八百名。分班駐守防範。其大沽迤南。至山東交界之狼坨子止。據天津鎮道會勘內祁口。驢駒河。馬棚口。大溝子。張臣河。趙家溝。徐家溝等處。口狹水淺。各有本汛員弁兵丁防守。仍擬擇要設伏。截其登岸之路。勘得葛沽。上古林。封家莊三處。為大沽祁口等處後路。臨時設兵防堵。適當扼要。上下夾擊。最為得力。復查大沽北塘海口。均有攔江沙之橫阻。該夷大號兵船。固不能駛進。而潮旺之時。火輪船隻。可以乘潮而入。溯查從前防堵時。大沽海口河內。暗設鐵鎖。鐵蒺藜。並木筏等器具。藉以阻遏夷船。撤防時。留存於公所。現令天津道查驗

修補。以備臨時設伏之用。天津郡城。以及沿海各村莊。一律編查保甲。以杜奸匪潛蹤。團練義勇。以助官兵聲威。均照舊章辦理。其北塘至山海關止。大小各海口。臣已飭委候補知府李樹玉。馳往。會同永平府知府。並山永協副將詳細履勘。籌議具稟。一俟覆到。即酌覈飭辦。再查天津鎮長瑞。雖到任未久。祭其營務諳練。辦事細密。天津道張起鵷。通永道陶煜文。從前均隨臣辦理防堵。海口事宜情形素所熟習。署通永道譚廷襄。明白老練。辦事結實。其將弁中人地未宜者。臣已斟酌更調。該夷船南旋江省。開導後是否回粤。雖尚未准知會。而北閒防範事宜。均已布置周

妥。即伏該夷北駛。可期有備無患。

硃批。依議妥辦。

甲戌。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傅繩勳奏。據麟桂等稟報。該酋吠嗪於六月初一日攜眷登舟。初五日起碇回粵。別無要挾情事。上海地方。民夷亦甚安謐。

硃批。知道了。

陸建瀛等又奏。咦夷現在上海。合官商兵役男婦大小統計不滿二百人。如敢有桀驁要挾情事。則是螳臂當車。該夷愚不至此。吠嗪先求遞公文。旋復遣船赴津。臣等責以不守信義。該夷酋外雖强辯。內實惶恐。其意以為天津必

有復書。追麥華陀船回。乃謊稱天津相待甚優。該夷酋佯

為得意。誇耀眾夷。臣等即密飭蘇松太道麟桂等諭以

大皇帝仁孝英武。明知天津不在五口之外。不與深究。實為曲示

懷柔。此後當知感知懼。勿再違約擅往。該酋俯首無辭。挈

眷回粵。夷性犬羊。將來或另易一人。另易一辭。復相纏繞。

皆不可知。誠如

聖諭。能勿早為之計。伏查各海口。如廈門。甯波。該夷不過視為僑

寓。廣東民氣嚴固。彼誠未敢輕犯。上海造有夷船。積有夷

貨。亦未必肯自毀壞。天津則道光二十年。曾駕兵船十四

隻。游弈海外四十八日。不能進攔江沙一步。二十三年。又

駕貨船二隻。亦未得進。是天津地利。該夷之所深悉。然而詭譎故智。如果有意挑釁。必仍以赴津呈訴為詞。而取道於江南。臣等就江南海口觀之。如劉河口。斜塘口。福山口白茆口。或外寬而內窄。或外深而內淺。大船皆不能入。是地利不必不如天津。江陰靖江相對之處。為由海入江之口。二十二年。彼即從此撞入。該兩縣沙洲民人。膽力可用。當時即有殺賊者。兩縣未遭蹂躪。是人心不必不如廣東。要在措置得宜而已。夫攘外必先安內。其土匪遇事生風。恐嚇良善。希冀乘機搶奪者。固難姑容。即憑空造議。託為義憤。圖冒功賞者。聽之不察。亦足以釀釁僨事。全在隨時

懲辦。伴內地安而益安。庶外侮無隙可乘耳。至蘇松太道麟桂人頗機警。於輕重緩急。尚有斟酌。候補道吳健彰籍隸廣東。素諳夷語。不為通事所蒙。此次先以利害曉諭夷商。故該酋無所施其伎倆。蓋夷酋多以有事為榮。而錢糧出自商賈。前因燒煙折本。各商情願醵金開事。乃兩載停貿。事平以後。該夷酋又未將商貴給還。各商均懷悔恨。該酋等屢欲復開而不果者。夷商不附故也。

硃批。覽奏均悉。

庚寅。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查咦夷輕浮躁

安。恃其火輪船駕駛便捷。於海外各國。動輒肆意遊行。無
端窺伺。二十九年。曾出沒於孟卡拉。孟美拉。俄囉斯各邊
境。其始原不無希冀。及各國靜與相持。遂爾廢然思返。此
次吠啃於三月十六日駛往上海。前數日備文照會。據稱
現往海口查看貿易。往返不過數旬。在粵商人求為保護。
當覆以既敦和好。自應保護。毋庸過慮。其實為鬼為蜮。不
但臣等悉其情偽。即廣東商民。亦多知其虛詞誑語。假以
巡查海口為名。實則別有覬覦。僉稱此去不過徒勞往返。
諸夷商並無附和。各華民毫不驚疑。該酋現在未回香港。
俟其回港。如有商辦之件。必當恪遵

指授。相機妥辦。持以情理。破其要挾。總不得於成約之外。別有請求。儻彼知難而退。不復饒舌。則又未便過激。令其生心。該夷性情如是。伎倆亦止如是。惟有靜以待動。當不慮其狡焉思逞也。

硃批。知道了。前已有旨諭知矣。惟該夷詭譎性成。其窺伺伎倆不過如是。抑或別有要求。卿等亦必有定見。卿等為地方大吏。尤須敬慎乃心。捨小嫌而顧大體。俾民心益固。則夷計自戢。治海疆之要。不可妄聽浮議。致寬猛兩難。總之內地百姓皆吾赤子。該夷之心。姑不深問。自有

上蒼鑒臨也。

七月。辛卯。安徽布政使蔣文慶奏。唉夷跋扈鴟張。要求無厭。宜於無事之時。裕有事之備。夫所謂備者。先在能守。繼在能戰。不必急求速效也。亦惟兵與民日事修備而已。今果於無事之時。沿海各營將備弁兵。於海洋必親習風濤。於礮火必親習點放。於船隻器械火藥必力求堅緻精利。日日訓練講求。不使一日鬆懈。則膽日以練。氣日以壯。而最要尤在沿海地方各郡守牧令。平時與紳士鄉民講求聯絡。力圖團練之法。海疆士民。已有行之而效者。粵省其前事也。今但遴選結實安詳之守牧縣令。不必拘定成法。不必急求有功。並不必顯揭以團練之名。但能隨時隨地。

與地方紳民。申明古人守望相助之義。始聽其一族一村一堡自為守望。絕不稍為勉強。然後官為量度。由散而聯之使聚。由分而結之使合。無事則相安。有事則相衛。臨機有可用之人。處常無虛糜之餉。且盜賊無所容。漢奸無從入。衆志成城。守既固者戰亦足資矣。再查各省額設巡道。本帶兵備銜名。實則無征調之柄。緩急殊不足恃。似可仿照臺灣定例。凡海疆道府皆得與聞兵事。道員自都司以下。知府自守備以下。受其節制。遇有邊警。聽其先調本屬郡縣之兵。相機防勦。不必坐待赴省請兵。致滋遺誤。如此則沿海要疆。緩急有可措手。而兵民更有所恃矣。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安徽布政使蔣文慶奏。夷務仍宜修備等語。海疆防範。不容少疏。如該藩司所奏。無事之時。沿海各營將備弁兵。於海洋必親習風濤。於礮火必親習點放。於船隻器械火藥。必力求堅緻精利。日日訓練講求。而其最要。尤在沿海各郡守牧令。平時與紳民講求聯絡。力行團練之法。並稱各省巡道。似可仿照臺灣定制。凡海疆道府。皆得與聞兵事。以期緩急易於措手等語。著各該督撫按照該藩司原奏各款。地方情形。悉心體察。認真籌辦。總期海防嚴密。民氣奮興。無事則相安。有事則相衞。先聲可奪。衆志成城。

方為克盡厥職。其各該省。如何酌覈妥辦。興道府與聞兵事。果否可行之處。著一併籌議具奏。原片均鈔給閱看。

乙未。浙江巡撫吳文鎔奏。甯紹台道咸齡在浙經理夷務。均尚得體。茲臣欽奉前因。詳加訪查。委無縱容夷人及過於卑諂之處。且在甯波海口之領事夷酋索利字人亦安靜。從無要求。該道亦無所用其縱容卑諂。惟時值年節。該夷酋曾備席邀請該道府縣等到館飲宴。極其恭順。該道等因其邀請在先。亦經備席回邀。彼此以禮接見。此外無事即不相來往。至該道眷屬。絕無與夷婦往來之事。

硃批。知道了。

吳文鎔又奏。寧波府地方為通商口岸。夷船出入靡常。最

之定海孤懸海外。不可不加意防範。當即欽遵

諭旨。密咨提臣暨密飭寧紹台道等着籌防。兩月來並無夷船進

口。本在寧波之夷人。亦俱安靜。寧波領事夷目索利完於

五月間。因吱酋到上海。曾攜妻來船。前赴上海相見。現在

已於六月初三日。攜眷回寧。並無別有夷船同來。該夷目

索利完回寧後。照常安靜。絕無他言。浙江各口岸。亦未據

報有夷船游弋之事。

硃批。知道了。

丙申。福建巡撫徐繼畬奏。查福州一口。於道光二十四年

開關。夷人初到時。與本地民人。猶時有爭鬬。近來華夷相安。毫無枝節。福州港道口門最狹。沙淺復多。各國小船雖往來無礙。而大船易於擱淺。是以英夷貨船。向在口門外塈斗洋而停泊。用小船撥貨入口。道光二十八年。英夷曾有巡港兵船。在貞山汛港內擱淺損壞。從此大船再未入港。然恃險為古人所戒。難保夷人不乘潮冒險駛入大船。自應豫籌密防。以備不虞。福州港內各礮臺。係道光二十七年。臣與督臣劉韻珂親行履勘。修築長門壁閩安南北岸新建礮臺。勢扼險要。新鑄礮位。皆在礮臺安設。地近省城。尚覺便於調度。惟英夷此時並未露蠢動形迹。辦理一

涉張皇。不特居民驚擾。且慮夷人猜疑。肇啟釁端。只可暗中籌畫。外面仍寂然無事。至廈門亦係五口通商之地。港道深通。無險可扼。防範頗為不易。督臣劉韻珂在南路閩兵。可就近體察情形。妥為辦理。

硃批。知道了。

戊申。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奏。英夷之和不可恃。宜及時思患豫防。竊惟夷人意懷叵測。有封豕豺狼之志。道光二十年。忽破定海。直窺天津。當時任事諸臣。僅有兩廣督臣林則徐為封港之計。使其洋貨霉爛。毒煙不行。若封港之法。延至二年。遠島旁夷。必獻義律諸酋之首。何則。衆夷前

受其愚。悉以洋錢助逆。後則諸貨不售。而所借之項。百無一償。以此擬之。彼見利則合。失利則怨。縛而獻之。必然之理也。夫客兵利在速戰。戰則致死於我。以彼持久。則無生路故耳。最可恨者。以久歷戎行之楊芳。全不料主客之情。一意浪戰。又不知造為制其死命之器。與絕水必遠水。古人制敵必然之法。以致三元里義勇已縛義律。而甘心施恩於輿狗。此庸懦誤事之極也。迨逆夷闌入長江。圍我金陵。此猶蛟蜃離大水而入小水。若以巨筏塞燕子磯。絕其去路。兩旁施以巨礮。其上流無數之柴舟。蔽江而下。以此持久。使彼水陸不能相救。進止不能退遂。師老財匱。孤軍

無援。必成擒矣。統惟前此失事。皆由專事海門。一切船隻礮位。事事效顰。不知器即其器。人非其人。況虛內以實外。犯兵家之大忌。夫人有所長。必有所短。悉其長短則有制之之法。所有兵事慎密。請於夾片陳之。

一洋煙之禍。毒流天下。幾成積重難返之勢。通計天下所費。數倍於天下之正賦。銀價之貴。民間完銀一兩。用制錢三千餘文。

朝廷守薄斂之法。百姓受兩倍加賦之苦。此咉夷毒我之禍。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夫財賦者。天下之精華也。精華竭而形色枯槁。今胥天下之民而窮之。則何事不可為。況天

下之莠民奸宄。一犯大案。無不以逆夷之口岸為淵藪。猾賊一入其中。則中外之虛實。兵力之強弱。人材之有無。何所不知。漢奸之因緣依伏。何地不佈。失今不治。伊於胡底。此不可不深長思也。

一北五省之兵。與東南風氣水土迥不相習。驅之卑溼沮洳之鄉。多生疾疫。惟海濱漁船蛋戶。及犯法水賊。與老虎頸之鹽徒。壽州之捻匪。在上海毆打逆夷之水手。誠得良將駕馭。皆可以賊攻賊。且此等色人。一為我用。地方少無數滋事之業。而我反得臂指之用。臣愚以為宜鼓舞用之。可以化頑民而為義勇。不在預養。只在臨時招募。恩威並

行耳。
一逆夷因我中國之法。其策有三。其一窺伺長江。梗我漕船咽喉。其一欲襲天津。擣虛於肘腋。其一欲窺山海關一帶。滋擾我根本之地。三策兩實一虛。盛京多山。寒冷最早。又勁兵所在。賊必不敢上岸一步。即有停泊。宜先講求剋敵之礮。如數千斤之礮。雖中不能破其舟也。逾萬之器。其模易損。在廣東多方鑄之。皆不能成。鑄至一萬一千斤為止矣。惟於海崖避風之地。巨艘下碇之所。先為石礮。其內膛如大筒狀。用石灰塗泥光華。容藥千斤。此礮一燃。不待礮子所中。而恃礮風所吹。凡舟大小無不掀翻者。現澳門

大西洋有赤銅礮一尊。用銅三十萬斤。其礮初成。試之。海水分裂見底。可以知此礮之神威也。道光二十一年夏六月。颶風大作。英夷欲借澳門島激避風。西洋不許。英夷不敢攔進一步。畏此礮也。夫一礮而英夷畏之。肝膽俱裂。奈何不處處仿效為之。變而為石。為土。為木。其烈比此愈甚。而逆夷之船堅礮猛。無能為矣。

一天津盜道

京畿。為九省通漕咽喉。臣細訪輿論。僉云。海口有攔河橫沙一道。已備舊船四十隻。有事載沙填口。此日海口沙處。乎水不過二尺。潮來水深丈餘。漲不過時即落。夷人萬不敢

擱入。況礮臺河南河北。佈置嚴密。礮聚多門。河濱地勢沮洳。叢葦一望無際。此處佈置頗完善矣。然就海口而論。沮洳不可以佈陣。叢葦不可以置礮。正兵法所謂陷地險地。一有疏虞。天津人人喪膽。

京師必致震動。兵法云。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臣愚以為海口為頭層門戶。可以誘賊。天津三岔河迤東。名曰裏河。為第一扼要佈置之所。直沽河西倉以北。至北倉一帶。河窄水淺。又有堤岸可因。宜在裏河四五十里。以築堤護河為名。於裏河兩岸。堅築長堤。與堤上之土牛。加高倍厚。名曰衛河。實則礮臺長

塘約三四十里。就一塘之末。裏河將盡頭處。相視窄隘形勢。兩面築壩。中留水口如大閘門狀。用一鐵釘木牌。豫擬橫截中流。誘其進路。阻其歸路。兩面數十里。逐處用大礟擡槍備敵。彼進內河。其舟必小。可以一擊而碎。彼擊我者。以高厚土牛抵之。我所擊者。彼不能不以舟當之。此可以決勝十有其二。再用無數柴舟。暗藏油火。聚集上游。望見賊船順流放下。大燃河中。礟施於外。而彼火焰之中。礟不得施。此可以決勝十有其七。賊由舟徑進。兩岸或以陸路兵夾護。可用武剛車車障當之。厚為遮護。宜調口外打牲之礟手。其人膽大心定。火槍有準。夷人十不當一。彼由水

從陸。大礮笨重。不能致前。其用皆大槍。與我之擡槍過山鳥。刀並迥不相侔。陸路一敗。而舟師喪膽。舟師一焚。而陸路之賊無穴。此可決勝之計十有八九。所慮者。猶恐敗於怯懦之將。不練之兵。號令賞罰之不厭明。尤慮巨工紛如聚訟。不能不懦懦耳。要之統觀夷情。不在專守海門。而在誘之內地。彼來送死。百計誘之深入。此萬全之策也。天津大勝以後。即遣勇智膽決可靠之員。會同督撫專志合力。統領義勇。四面密佈。內外串合。相機而動。襲燒上海鬼樓。俾粵東之垣。再見於今。破竹之勢。不大費力。各處以次為之。而逆夷殲矣。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盛京將軍兵興。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奏。嘆夷和不可恃。宜思患豫防一摺。並夾片密陳兵事等語。著該將軍。及沿海各督撫。按照所奏各條。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體察。於無事之時。為有事之備。總期不動聲色。慎密籌防。斷不可稍有洩漏。致啟疑竇。乃為妥善。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翰林院侍讀學士孫銘恩奏。竊臣聞福建省城內神光寺。係該省生童常川讀書之所。並非各國通商貿易之地。本年嘆夷突欲借寺居住。該省侯官縣知縣。不察輿情。遽將

該夷租約用印。准其借住。經該士民迭次呈控。並公給該
夷書信。明白勸止。現聞致信之後。該夷仍執印文。不肯退
租。地方官意存遷就。有帶兵護送該夷入神光寺之說。臣
思撫夷必先安民。國終尤須慎始。今神光寺既是該士民
向來讀書公所。自必不肯租與夷人居住。該縣先則誤用
印文於前。繼又謬議兵送於後。强民從夷。是何肺腑。誠恐
該夷住寺之後。與該士民必不相安。儻或藉端滋事。彼時
聽之不可。禁之不能。夷人既不感恩。官與民又不相洽。大
可慮也。况聞該夷借住該寺。意在講經。外夷所講之經。大
半邪說。誣民惑衆。關繫匪淺。此事辦理種種謬誤。總由該

縣冒昧發給印文。使夷人得所藉口。咎在官不在民。其理
甚顯。相應請
旨密諭該督撫嚴密查訪。通盤籌畫。將辦理不善之地方官。即行
懲辦。再將現在情形。妥為安置。務使夷人相安。不致日後
尋釁。毋徒苟且目前。將就了事。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英夷突欲借住福建省城之神光寺。侯官
縣知縣。不察輿情。遽將租約用印。經該士民壘次呈控。並公給
該夷書信。明白勸阻。該夷仍執印文。不肯退租。地方官意在遷
就。有帶兵護送入寺之說。朕思馭夷之道。莫先於固結民心。若
如所奏。強民從夷。必激生事端。關繫匪淺。著劉韻珂。徐繼畬。按

照所奏情節。妥為曉諭。不可致生夷釁。亦不可稍拂民情。總期
民夷兩安。方為不負疆寄。其地方官如查有辦理不善之處。必
當從嚴參辦。不可少存姑息。原摺並士民公信刊本。均著鈔給
閱看。
乙卯。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奏。福州一口。當
道光二十四年開關之際。英夷派有領事夷目李泰郭來
福駐紮。租住城內烏石山積翠寺房屋。嗣該夷等在南台
口岸。開市貿易。與之要約明白。嗣後惟領事夷官。准租城
內房屋。其餘夷商俱遵條約。住城外港口。並令將房屋租
約。送地方官用印。不准私租。六七年來。臣等隨時隨事。相

機駕駛。尚各相安無事。本年嘆夷領事若遜回國。交繙譯官金執爾代辦通商事務。該國有講經夷人二名。來福州租屋。金執爾即在城內烏石山下之神光寺。代向寺僧租屋兩間。將租約送侯官縣用印。該縣興康因上年曾有夷官租賃城內寺屋。收存行李之案。誤謂事同一律。即於租約內用印交給。數日後即有在城紳士。繕寫公啟。交侯官縣轉致夷官。令講經人作速搬出城外。旋有書院肄業生童。謂神光寺係各生童會課之地。難容夷人租住。應各約會同至寺內與之講理。公具告白。在城徧貼。又聞省士民亦貼有公白數十紙。其語意均與書院生童所貼告白約

畧相同。金執爾接到公啟。當至侯官縣署。交給興廉送還。仍約侯吠唆批回再定。嗣見公白字條。復至臣徐繼畬衙門兩次。投遞申陳。允則剖訴緣由。求為保護。繳以此事伊已具稟夷酋。可否不敢自主。乞候批回辦理。臣徐繼畬即一面批覆。一面與臣劉韻珂往返密商。均以福州民氣孱弱。重利輕義。心志不齊。與廣東情形迥不相埒。若但以文人恐嚇之詞。為箝制夷人之計。非為無益。實恐有損。況此次該夷之遞約租房。固屬理曲。而興廉之誤行用印。亦不得謂非差錯。現在講經夷人。既已進屋居住。該繙譯官金執爾。又堅欲等候夷酋回文。再行定見。自須從緩設法。使

之心願情服。自行搬遷。方為正辦。斷不宜操之過急。致令
別生枝節。臣徐繼畬當飭該管府縣。密諭生童。各體此意。
勿再肇釁。一面故示優容。以講經夷人。現尚未得住處。豈
忍逼令遷移。致使露處。但省中紳民既不甘願。必難日久
相安。祇好在神光寺內暫行借住。不准租賃。一俟城外覓
有妥善房屋。即行退還等語。劄覆金執爾知照。劄下生童
等均已默喻止息。該領事金執爾亦別無異詞。仍由臣徐
繼畬密派兵役。在於神光寺附近各處。彈壓巡防。以免匪
徒乘間釀釁。至侯官縣知縣興廉。辦理錯謬。咎有應得。若
遽因此撤任。轉使置身事外。並恐啟外夷輕視之心。臣等

先行飭司記過。仍責成該縣從容布置。務令該夷人等自願搬移。如或不知愧奮。辦理始終失當。即當從嚴參辦。以示懲儆。再臣劉韻珂接到夷酋吱唆照會。欲求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以備火輪船之用。臣以臺灣非通商之地。該國船隻。不應違約擅到。該處向不產煤。居民亦從無燒煤之事。雞籠山為全臺總脈。該處居民。係閩粵兩籍。性情強悍。保護甚嚴。久禁開挖。以培風水。斷非官員所能強勉。此事斷不能行照覆。並咨兩廣督臣徐廣縉就近向該酋諭阻。一面飛咨臺灣鎮道府會督淡水廳固結民心。堅為防拒。使之無可覬覦。茲於六月初四日。接據臺灣鎮道府會

稟。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有唉咭唎火輪船一隻。駛進雞籠口停泊。該處文武各員。問其來意。據夷目啤哈㖸囉聲稱。欲赴天津公幹。船中缺少煤炭。求為代買。該文武覆以此處本不產煤。且該紳民呈請嚴禁私開。山坡久已封禁。無從代買。該夷語甚恭順。隨於三月三十日。開船北駛。臣等復飭淡水文武時時留查。如有私挖煤炭者。立即枷鞭。以杜句串夷人之漸。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唉夷租賃內城房屋。現經設法籌辦等語。覽奏已悉。唉夷欲住福建省城之神光寺。侯官縣知縣興廉將租約用印。士民疊次呈控。並公給該夷告信勸阻等情。

前有人奏及此事。已降旨令劉韻珂等妥為曉諭。先總之通商定約。原期民夷兩安。若辦理稍有偏倚。必致激成事端。惟當恪守成約。不准城內房屋。未便聽其居住。即城外租賃地方亦須查照成約。妥為安置。儻成約之外。稍有遷就。不獨民心不服。即夷商亦有後患。該督等仍應密之又密。慎益加慎。勿存畏葸。勿涉張皇。務使夷釁不生。民心共順。方為久遠之計。地方官查有辦理不善之處。即遵前旨嚴行參辦。勿稍迴護。至所稱該夷欲求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一節。該督等以不應違約。正詞拒絕。自是正辦。仍當密飭文武。加意防備。切勿稍存大意。致有疏虞。餘著照所擬辦理。

丙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查咪酋於六月初十日。由上海回港。十四日接其照會。不過尋常貿易事件。並未述及赴津投文。臣等就事照覆。亦無隻字提及前事。竊思五口既准通商。茫茫巨浸。到處可通。斷難遏其去路。況夷情狡黠。若慮其馳往他處。極力商阻。則彼轉謂示之以弱。勢必要挾愈甚。枝節叢生。檢查前數年舊案。該夷動輒措事生端。稍不遂其所欲。即以馳往天津為詞。肆情狂吠。深為憤懣。伏思廣東。向為諸夷麕集之區。兩江蘇閩浙等有設立夷目。交涉公文。亦為續開通商之地。廣東稍

有動搖。則各省倍難捍禦。儻各省稍涉鬆勁。則廣東亦大
費支持。仰賴
宸謨鎮定。洞燭其奸。並
飭沿海文武。各專責成。不動聲色。節節嚴防。該夷無可覬覦。逆亦
頹然自阻。是其鬼蜮伎倆。情見勢絀。洵為信而有徵。今既
識破其虛聲。當可永絕其妄念。金湯鞏固。基於此矣。
徐廣縉等又奏。查吠酋回港。照常安靜。其中實在情形。必
須密有確據。方可見機操縱。茲特於本月十九日。密購其
新聞紙。內開嘆國女主有書到港。傳知大兵頭吠嘛。據稱
定日前往上海天津。察聽中國新政。探訪各省情形若何。

並要用討。將徐總督落職。方可進城。該兵頭甚為留心。真係我國能人。務使國計有餘。大有益處。尤須和合中國百姓。見機行事。亦不可勉強。有失國體。各國夷人。議論呅喻前到上海。無法入手。遣人赴津。又不敢真正鬧事。現已回港。甚屬無味。聞天津港口外。沙線甚多。竟將火輪船擱淺。壞去右輪。船主威吧。索銀修補。呅喻允給二千圓。在上海為之修好。並聞天津口內。藏兵二萬。乃中國最利害之兵。想係該總督飛信安排。豫備打仗。又聞廣東駐省之兵。操演槍礮甚嚴。葉巡撫與徐總督。時常在公議堂暗中設計。必有豫防之策。呅喻在港。連日招請商人。言福建港口不

妨。虧折甚多。因思另換臺灣地方。作為港口。各國夷人人
言此事固好。惟未審能否相安。且徐總督與葉巡撫。時常
密謀定計。此事恐亦大費周章。若要用兵。又無兵餉。而徐
總督葉巡撫。未知何日始能調去。實在為難也。為鬼為蜮。
如見肺腑。臣等疊次具奏情形。多相符合。竊查吠酋人頗
深沈。豈尚不知進城之勢有不可。所以勉強為此者。無非
虛張聲勢。做成竭力盡心之狀。見好於其國王。以免嘚酋
吧酋之排擠。即思換臺灣為港口。亦不過私與夷商。甫有
此議。並未接其照會。殊不知各國夷人。先已共料其勢有
難行也。

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奏夷酋回港安靜一摺。又另片密陳購得新聞紙。實在情形等語。覽奏均悉。昨據劉韻珂等奏接到夷酋吠啞照會。欲求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以備大輪船之用。經劉韻珂等正詞拒絕。已降旨密諭。嚴飭文武。加意防備矣。茲復據該督等奏稱。夷酋吠啞。連日在港。招請商人。言福建港口虧折甚多。欲換臺灣地方。作為港口。是該夷窺伺臺灣。生心已久。在粵雖甫有此議。究不可不豫為籌防。本日已密諭劉韻珂等。仍遵前旨。嚴密防備。該督等如接到該夷求換臺灣港口照會。即行查照成約。臺灣不在五口通商之內。據理斥駁。妥為曉諭。絕其妄念。並隨時偵採情形。如有潛往臺灣窺伺之信。即

一面奏聞。一面飛咨閩浙總督。趕緊防範。該督等總以慎守成

約。示以鎮靜。勿致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又

諭。昨據劉韻珂。徐繼畬奏。𠸄夷欲往臺灣採煤一節。已寄諭於拒止之後。加意防備矣。本日據徐廣縉葉名琛奏。採得夷酋吠啞回香港後。連日在港。與商人私議。福建港口虧折甚多。思換臺灣作為港口等語。此說雖出自新聞紙。為其生心設詐之端。然與採煤之詞相合。其陰謀覬覦。必非無因。臺灣為懸海要區。民番雜處。平時尚易生事。豈容奸夷到彼。借貿易為窺伺。現已密飭徐廣縉等。靜俟其間。先折其萌。惟恐其僥心不肯中止。該必

向臺灣附近洋面尋釁。不可不豫為之防。著劉韻珂等。密諭臺灣鎮道。督率文武。嚴密防備。於從前夷船撞遇礁石之處。加意佈置。勿存畏怯。亦毋事張皇。如該夷目有求換港口文書。即答以成約內通商五口。本無臺灣地方。斷難允准。該督等仍一面飛咨粵省。正詞駁斥。絕其妄念。慎勿稍涉游移。致遺後患。是為至要。

戊午。工科給事中林揚祖奏。竊思福建省城內烏石山積翠亭。被奸僧賃與暎夷。為望遠探船公館。經督臣劉韻珂從權應允。夷官居住省城內。民心恐惶。已非一日。惟恪遵官令。久已隱忍成風。而奸民貪利。甘受夷人之餌者。亦不

之人。近來城外傳教講經。漸開紛擾。城內則自積翠寺以外。尚無被占之地。乃聞本年又有英夷向神光寺僧令租賃寺房。經侯官縣知縣將租字與之用印。紳士公稟地方官。並致信夷人。令其退還一事。臣聞福州府人家書。均道及紳士寄夷公啟。並言夷人大張揭帖。詞甚狂悖。深堪痛恨。又有紳士林則徐等致巡撫徐繼畬公信。及巡撫覆信各件。臣細加查閱。紳民之意。大約因廣東有不許入城之舉。力持界限。不肯使積翠寺外再占一區。巡撫之意。則謂閩省民氣民心。皆非廣州可比。彼此亟商。總未見確有把握。而夷人揭帖。情詞狂悖。見之不勝髮指。伏思設官所以

衛民。官非民無與共守。民非官無與為依。夷人無他伎倆。所恃者。官民未能一心。因得售其奸計耳。今該撫既恐紳民逞一時之忿。各紳民又疑大吏偷旦夕之安。儻遲回生變。成何事體。且夷人不得意於粵。必思逞志於閩。既有爭端。我不備夷。夷將備我。事勢緩急。爭在幾希。必應和同商酌。先事密防。方為有濟。今者官民互辯。不可為和。議論喧騰。不可為禁。況夷帖悖詞。顯係漢奸舞弄筆墨。夷人若止為通商起見。安用許多華人。查閱該撫信內。有夷人役使華人。不便拒逐之語。勢必置漢奸於不問。使首會為夷人念經宣化之地。於

國體人心。大有關繫。臣籍隸福建。既有見聞。謹據實陳奏。

諭軍機大臣等。前有人奏。暎夷突欲借住福建省城神光寺。該縣違於祖約用印。並有帶兵護送入寺之說。復據劉韻珂。徐繼畬奏稱。現經設法籌辦。均經先後降旨。飭令該督撫加意防備。慎密辦理矣。本日又有人奏。官紳意見不合一揩。並鈔錄往來信函。及該夷揭帖呈覽。該夷詭譎性成。固當示以鎮靜。然過於遷就。必失民心。馭外之道。莫先安內。但不可稍露偏袒之意。致該夷轉有所藉口。該督閱伍。計將竣事。著即迅速回省。與該撫遵照前旨。妥密籌商。總宜恪守成約。凡該夷稍有違約之處。即當嚴詞拒絕。俾該夷咸知畏。不致遽生嫌隙。至民氣民情。尤須

圜結閩粵之民。皆吾赤子。該督撫身任海疆。若民夷稍有不安。即係爾等辦理不善。務當曲體朕意。妥為控馭。平心開導。毋得苟且目前。致貽後患。侯官縣知縣興廉於該夷賃住房屋。何以不禀明上司。遽將租約畀爾用印。與成約不符。致令民夷兩相爭執。著即查明嚴行參辦。毋稍迴護。

八月。庚申。湖廣道御史何冠英奏。竊謂夷人就撫以來。五口通商。而福州省會之區。獨令入城居住。本由督撫不善辦理所致。本年五月。突有夷人。向省城南門內之神光寺議租居民。僻以此地為生童肄業之所。而夷人旋持侯官縣用印租約。強行占住。士民不服。向地方官僉呈。撫臣徐

繼會許以從容設法總可驅除臣昨接家信內鈔寄省城紳士與撫臣來往書札始知夷人恃强如故又且張貼狂詞撫臣容隱意多而主持意少民夷既不相下勢恐激成事端查該撫信內稱夷官入城居住係照和約之文臣聞五口互市並未明許入城該撫迴護前非欲以强詞壓衆又稱此事辦理謬誤在誤用縣印即將該令条革治罪亦咎所應得然夷務非条官所能了彼既挾有縣印租約此時若硬行驅逐則出爾反爾其曲在我等語臣思知縣以印文擅給夷人强占民房非尋常疏忽可比乃謂夷務非条官所能了公然袒護將何以服民且以我之驅逐夷人

為曲。豈彼之強占反為直乎。又稱。福州雖稱省會。而地方之富庶。民氣之強悍。實非廣州之比。不宜與之生端。輕於召釁。此係該撫巧於卸責。伏思

國家置吏設兵。原為禦侮。無專恃民間財力之理。如該撫果志切同仇。則紳士公請守助相資。以為犄角之處。何竟置之不答。是不特外張夷燄。而且內沮民心。至夷官星察理帶有辦筆墨之人。應與夷人同住。乃任其在閩縣地面租房居住。該撫猶謂和約中。並無夷官所用筆墨人。不准住城內之說。此輩即是漢奸。豈容與民雜處。乘機播弄。何所不至。該撫事事袒庇。不知是何居心。大吏有疆圉之責。地

方倘有釁端。當如何密籌方略。保衛民生。方為不負委任。乃該撫稱夷船儻來。當乘一葉小舟。直造其船。與說情理。如有不測。當隕身以謝吾民。此不特其言不祥。若事出倉皇。祇思一身為孤注。其毫無布置可知。總之該撫一味畏葸。平時既委曲以順夷情。有事復不能振作以勝疆寄。夷情叵測。民亦難馴。萬一乘釁弄兵。公私無備。省會安危。所關非細。即該撫果踐前言。於事何濟耶。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㖡夷借住福建省城神光寺。疊經降旨飭令該督撫密籌妥辦。並飭劉韻珂閱伍事竣。迅即回省會商。茲又有人奏夷人恃强搆釁。大吏撫馭無方等語。著劉韻珂秉公密

查。是否該撫徐繼畬辦理謬誤。有無袒護屬員。徇庇漢奸。並現在民夷能否相安。據實具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

壬戌。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奏。夷船由天津折回上海。旋復由上海起碇回粵。現在福廈兩口。並未報有夷船駛入。亦無經過轄洋之事。查閩省洋面。距上海本不甚遠。計夷船自上海起碇以後。已逾一月。訖未駛入兩口。自必早由外洋回粵。惟夷情反覆無常。偵探不容稍弛。廈門一口。四面環海。港闊水深。無險可扼。值此夷情浮動之際。巡防堵禦。固宜講求。而駕馭牢籠。亦應參酌。總以制夷而足以服夷。息事而不致生事為要。隨於閩伍至廈時。

將該處應籌各機宜。與水師提臣及該管道府廳縣。面商指授。密為布置。至從前福口。夷人初到時。尚不免有口角爭競之事。近則華夷相安。即日前嘆夷租賃城內神光寺房屋一事。始因在城紳士。繕寫公啟公白。從令搬移。彼此不無猜疑。迨臣徐繼畬。令該夷暫行借住。並密諭紳士從緩設法。該夷疑團已釋。該紳士等亦無異詞。茲臣劉韻珂於回省後。復飭經辦夷務委員候補道鹿澤長。候補縣丞郭學墺。密為查探。知神光寺內所住兩夷。一係講經一係行醫。因醫死兩人。數日內即無就醫之人。行醫之夷。亟欲搬出。而講經之夷未允。現雖同住一寺。不時爭論。其勢似

難久處。臣等即密飭該委員等隨時隨事。相機勸諭。務令
及早遷移。勿任久居城內。就目下兩口情形而論。均安貼
如常。惟居安必先思危。有備方能無患。仍當督飭委員及
各口文武。密察動靜。設有夷船駛至。亦必持以鎮定。勿涉
張皇。務使該夷頹然自沮。無可挑釁。仰副我
聖主廑念海疆。告誡諄諄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遵查夷船自上海起碇後。未至
福廈兩口。業經密飭嚴防。並唉夷租賃神光寺房屋。現在相機
勸諭各等語。覽奏均悉。夷船已由上海駛回香港。安靜如常。惟
防範不容少疏。該督等仍當密飭各海口文武員弁。加意巡防。

慎勿張皇漏洩。至夷人租住神光寺一事。壘有旨諭令該督等

密籌妥辦。茲據奏稱。講經行醫兩夷人。現雖同住。而不時爭論。

其勢似難久處等語。該督等正可乘勢開導。務令及早遷移。俾

各紳士等均無異詞。而民心亦可安貼。總之海疆要地。夷釁固

不可開。而固結民心。實為制夷之本。權其輕重。寬猛兼施。該督

等身膺重寄。惟當遵奉前旨。平心籌辦。以衛民心而弭夷患。儻

因民夷爭執。激成事端。朕惟該督撫是問。懍之慎之。

癸亥。福建學政黃贊湯奏。竊謂今日救時之急務。要在防

夷。暎夷犯順。逾十載矣。自撫議已成。而修防仍弛。夷情貪

詐。反覆無常。自今以往。能保其必相安乎。伏望

皇上當此閒暇之時。預作綢繆之計。密降諭旨。詢問沿海督撫提鎮。若何可以摧強禦敵。若何可以出奇制勝。彼兵猝至。何以應之。求請無厭。何以杜之。糧餉何由充足。器械孰為優劣。或用官兵不如義勇之可靠。或練義勇以助官兵之不足。文武員弁中。何人有某長可以為禦侮之選。何人有某短不克為敵愾之資。而其中之最堪痛恨者。莫如漢奸。彼𠸄夷得以進退自如。深入不懼。恣恃此輩為之援引。為之主謀。而所謂漢奸者。逆用之可為彼之羽翼。順用之即為我之干城。必如何查禁。如何招徠。而後不至以內地之民人。為外夷之接應。凡此數條。皆令其

各就地方情形。悉心籌畫。明白回奏。

密飭速行。並即令原議該督撫提鎮。久於其任。以責成效。勝算既操於平時。竭蹶自不形於倉猝。事權既各有專責。臨機自無用其遲疑。如是則設有不虞。

朝廷不必遣將帥。而邊隅已可期肅清矣。至於厚賞重罰。以神鼓舞之權。因地擇人。以妙轉移之術。尤祈我

皇上斷以武勇。加以明察。任使則委用必專。勸懲則飭部先議。將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外無敵而內順治。中外臣民。咸翹首而瞻郅隆之治也。

黃贊湯又奏。華夷相安。總在地方官廉明公正。臣聞原任

江蘇臬司宮慕久在上海道任三年。不激不隨。能以信義折服。又聞道光二十八年春。海運漕船。正欲開行。𠸄夷領事。以青浦水手毆傷夷人之故。阻止船隻。經候補道吳健彰反覆開導。立即解散。又該道署上海時。夷商有私至湖州買絲者。該道告知該夷領事。言爾係𠸄國之官。爾商敢私去湖州買絲。並不稟命。是藐官也。如前約何。該領事立拘夷商懲辦。又夷人私至太湖。該道照會告知該領事。立即叫回。又有內地民人。為夷人僱工。竊番銀七百圓而逃者。夷人向該道要人要贓。該道問該僱工籍貫何處。薦主何人。夷人不知籍貫。並無薦主。該道云爾收無來歷之人。

是自己錯了。又無家屬爲主。叫我向何處尋人。夷人遂默然而去。種種辦法。似亦皆中肯綮。大抵夷人亦非全不講理。只要地方官處置得當。又須平日居官清正。彼亦心服。從前之所以釁生事端者。皆地方之辦事不足相服。有以啟之也。故當朱桂楨撫粵。林則徐督兩廣時。雖拆馬頭。燒煙土。亦遂帖然畏服。可見安邊撫夷。全在地方官之廉明公正也。 臣以爲華夷雜處。日久終難相安。總以思患預防。無事有事。皆責成地方官未雨綢繆。方爲正辦。

諭軍機大臣等。福建學政黃贊湯奏。豫籌防夷一摺。又片奏華夷相安。總在地方官能服夷心等語。著沿海各督撫。按照該學政

所眷甚心體察。總期於安撫之中。寓防維之策。不得以暫時無事。稍涉懈弛。是為至要。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奏。大海形勢。汪洋萬里。原難得其扼要。至若大江內河。曲折多而沙灘亦多。又有石磯以東其氣。斷無一往直前之理。故江有關狹。可以制敵者。必在險狹之地。以賊出沒奔騰之技。無所逞也。故有磯即可塞其歸路。有沙灘即可膠淺其舟。夷人畏此二者。所謂智者無所用其謀也。小河愈窄而彼愈窘迫。愈淺而彼愈畏膠滯可知矣。夫窄則賊不能并舟而進。并舟則將制於沙矣。且窄則船之近岸。左支右礙。而濟之以大礮擡槍。在數步

之間。賊此時惟有悉力盡命。以急挪移其船。即有礮亦不暇施。無他。救命不暇。望傷人乎。故船近岸則用礮。近沙則用火。沙膠其底。大爇其旁。雖鐵船亦無能為矣。夫堤工之土牛。即礮臺之垛牆也。土牛多即礮臺多。土牛安放。成犄角之勢。或品字形。或偃月形。變化皆因地形為之。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或備左則擊其右。如是佈置。我之四五十里之長塘。即彼之陷阱矣。臣所以為百方千計。必避其在大水。而誘之於小水。正為此也。而小水最患其暢行無滯。倏忽而過。是以河之上流下流。必用鐵木筏。誘之進。則先隱其筏而縱之畢進。上流之筏。多用大船以守之。使彼不能

得前。下流之木筏。塞其歸路。再用火船遮之。使彼不能退出。則成不能退遂之勢矣。水路一敗。陸路賊無所歸。我兵雲集。有一漏網者乎。而設施一切。尤先自天津裏河直沽河始。皆必然之序。

諭軍機大臣等。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奏摭要設防並繪圖呈覽一摺。此圖著發交訥爾經額。於天津裏河直沽河等處。按照指內所陳。並圖中佈置一切情形。悉心體察形勢。總期設施得宜。並著陸建瀛。傅繩勳。吳文鎔。各就該地方情形。周歷察看。凡有內河可以通海之處。均按摺內所陳。相度地勢。妥為佈置。該督撫均當嚴密設防。不可稍有漏洩。是為至要。原摺均著鈔給閱

看。

刑部奏。步軍統領衙門。奏送拏獲丁光明持有稟帖一案。

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旨丁光明。着交刑部審明辦理。欽此。經該衙門將丁光明及稟帖

等件送部。臣等提訊。據丁光明供稱。係山東歷城縣人。自

幼學習天主教。道光二十五年間。伊到泰安府。聞有大西

洋國羅瑪府人羅類思。在城外店內住宿。因與同教人郭

四投往服役。聞羅類思。說及在廣東省。與大學士耆英辦

理夷務有功。耆英允為轉奏。嗣在彼守候兩月。因無信息。

羅類思自赴上海。伊前來京。在宣武門外開設弓鋪。二十

八年八月間。伊聞耆英到京。羅類思在泰安府候信。寫就稟帖。託素識之保定府人王姓。至耆英宅內投遞。未接回信。王姓亦未見面。二十九年三月間。羅類思遣手下人高姓。來京採聽耆英。曾否將羅類思保奏。在西河沿不記字號店內住宿。經伊往見。並寄信羅類思。告知耳聞耆英已為代奏。並有修天主堂之信等語。高姓旋即出京。後伊閱看報本。見廣東山東均添水師兵勇。心想羅類思幫辦夷務有功。未見耆英轉奏。復寫就稟帖。於本年五七月間。四次至耆英宅內投遞。俱被看門人阻回。臣等查閱所寫稟函。語多支離。詰以因何屢次投遞。該犯供詞閃爍。惟稱羅

類思實有其人。去歲羅類思遣高姓來京。亦實有其事。傳
訊耆英看門家人邱升供稱該犯先後四次到宅投遞稟
函。伊因不知稟內係何言語。未經接受。後曾向耆英稟知。
相應請
旨飭令大學士耆英將辦理夷務時。有無羅類思其人。曾否許為
轉奏及請建西洋堂之事。該犯二十八年間。遣王姓所遞
稟函。是否接收。此次該犯屢遞稟函。該家人俱未接受。其
中有無別情。一併據實回奏。謹鈔錄丁光明送耆英稟函。
並丁光明默寫寄羅類思信稟。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刑部奏。現審學習天主教人犯。供有致信
大員情事一摺。著耆英明白迴奏。刑部原摺。並該犯丁光明信
稟二件。均著鈔給閱看。

甲子。大學士耆英奏。查臣於道光二十三年春間。在兩江
總督任內。奉
旨派往廣東。與暎咭唎會議通商稅則。十一月。仍回兩江總督任。
次年春。調補兩廣總督。四月到任。在澳門辦理咪唎㗆咈
囒哂兩國事務。均與西洋夷人毫不相涉。彼時有無羅類
思幫同辦理暎夷之事。斷不能揜委員及文武地方官耳
目。今該民人丁光明供稱。大西洋國羅類思。在廣東幫同

奴才辦理嗾夷之事有功。許其轉奏。實無其事。至供聞奴才業已奏過。並有修天主堂之信。究係聞自何人所說。一經根究。不難水落石出。又供二十八年八月。伊寫就稟帖。託人送至奴才家投遞。並本年五月至七月。伊到奴才家投信四次。均未通稟。奴才遍詢家丁等。據稱二十八年八月。實未見有面生可疑之人投信。本年夏間。曾有人三次投遞信函。因籤上書寫大人。又無姓名。且來人語言含混。均未接收。七月初。又來投遞信函。籤上書寫耆中堂。追問其此信何處寄來。惟稱南邊羅大人託寄。問其羅姓究係何人。伊不能指實。見其詞色支離。其信仍未接收。即驅逐門外。惟奴才家

丁。於該民人屢次投遞信函。雖未接收。並不即時禀明究辦。實屬糊塗。今復再三詰問。實係因其詞色支離。未敢接收。尚無別情。

耆英又奏。再查弛禁天主教。因佛蘭哂夷酋呈出碑模刊載康熙年間禮部議准弛禁成案。援為口實。堅請弛禁。相持不決。嗣經議定佛蘭哂及各外國習教之人。止准在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內地傳教。倘有違背條約。越界妄行。地方官一經拏獲。即解送各國領事官。管束懲治。於二十四年秋間奏奉

諭旨。依議。欽此。後有夷人潛往湖北等省。經拏送廣東。解交各該

國領回。查照條約懲辦。是傳習天主教之夷。無所施其伎倆。今該民人丁光明所供。西洋夷人羅類思。潛往山東泰安府候信。如果屬實。何以該地方官不為拏送。其所供自幼學習天主教。恐在京藉開設弓鋪為名。暗通傳教之夷。亦未可定。伏思奴才自二十二年。辦理夷務。當上海鎮江等處。先後失守。夷船闖入長江。欽奉

諭。兩載以來。沿海生民。突遭蹂躪。朕心實有所不忍。與其兵連禍結。何如息事安民。諒該大臣必能善體朕意。期於有成。著即遵照前旨。妥為籌辦。欽此。奴才遵即審度時勢。旣欲息事安民。惟有隨事隨時。設法羈縻。以全大局。免開邊釁。再此次夷船駛

至上海。投遞照會。火輪船復至天津。雖經各該地方官開導南旋。尚恐別生詭計。設有人議及啟兵勦辦。固屬正論。

我

皇上天亶聰明。應請體察時勢。非計出萬全。似未可輕動。

庚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查道光二十七年。科布多參贊大臣瑞元咨稱。俄夷持凌格特六人。將領催朱布太捆綁。奪去馬匹衣服等物。嗣據俄夷巴拉西聲稱。伊等並未偷竊馬匹。係卡倫侍衛全齊賢。帶通事。譯送為竊。適被朱布太聽見呈控。此案應與俄夷會同審辦。是以本大臣奏明。將卡倫侍衛全齊賢及案內人證解送

庫倫等因。咨行前來。奴才當即請

旨將金齊賢革職。會同俄夷訊辦。惟屢次行文。該夷一味支吾。並

未咨覆。金齊賢已於上年病故。人證在庫守候。二載有餘。

請

旨可否送回各該處守候。當奉

諭旨。金齊賢所委之通事珠蓋。事主朱布太章京呢瑪特等。即著

解回科布多。暫在游牧守候。俟固畢爾那托爾洛覆到時。由德

勒克多爾濟提集。派員赴恰克圖會同審辦等因。欽此。茲據俄

夷固畢爾那托爾洛稱。拏獲奪取馬匹之犯特淩格特等。

解送額爾口城。惟據供稱。並無奪取馬匹之事。跡近可疑。

現擬於七月下旬。赴恰克圖會同質訊等語。查科布多塔爾巴哈台。距庫倫寫遠。該處定於七月下旬。即抵庫倫。應將案犯迅速提集。核計往返程途。另擬日期。知照該酋。現在飛咨各該處。飭令官兵於十月初一日以前。將人犯全行解到。以備質訊。併咨行俄酋。因爾國賊犯。二年之久。未經弋獲。所有案內人犯。各回本處守候。臨時恐難趕到。俟將人犯解到時。派部院章京扎克丹等。偕恰克圖章京賚音博勒格圖。於本年十月二十日。會同俄羅斯委員質訊。照例擬結。

硃批。知道了。

甲戌。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為兩奉寄
諭。體察情形覆奏。查直隸拱衛
京師。海防事宜。較東南各省為尤重。而情形則迥不相同。計
南自山東交界之狼坨子起。北至山海關止。洋面千有餘
里。並無島嶼可以停泊。小船尚有收口之處。大船則唯在
海口拋錨而往。此直隸洋面向非用武之地。故夷匪難以
肆行。而各處海口之攔江沙。為天成之險。可以扼制夷船。
其沙橫亘約五六七里不等。無論大船。即估舶沙船。亦須
乘潮方能出入。道光二十一二年。臣督兵親駐津沽。仰承
廟算。指示機宜。數回往還。地利扼要情形。無一不在心目之中。茲

查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陳奏各條多有見聞未確事所難行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初次奏內稱澳門大西洋有赤銅礮一尊用銅三十萬斤初試海水分裂見底咦夷畏之膽裂何不處處仿鑄為之變而為石為土為木一節臣思咦夷沿海滋擾所恃者在礮我所抵禦者亦在礮然致遠摧堅貴乎靈活有準現在大沽一帶礮臺安設數百斤以至萬斤重者大小銅鐵礮位數百尊大礮均有礮床中間安設機軸形如磨盤欲左則左欲右則右向於海河坐灣夷船必由之處設靶隸

準。久已得心應手。若重至三十萬斤者。銅鐵不能造模鎔鑄。若以石上木之脆質。欲其勝千斤之猛藥。一經點放。斷無不炸碎之理。不能禦敵。先自傷人。以不可輕於一試。一初次奏內稱。天津爲扼要之地。過此細訪。有攔江橫沙一道。已備舊船四十隻。有事載沙填口一節。查攔江沙埂寬至數里。如以舟載沙堵塞。不但海水衝擊。不能寄碇。而此區區朽敝之船。豈足以當夷人之一礮。若云傾沙墊水。可以塞其來路。則早潮晚汐。隨卽漂流。徒勞無益。從前海防層層拔備。並無此說。現在亦無人以四十隻船載沙待用之事。

一初次奏內稱。口門為頭層門戶。誘賊至三岔河迤東。裏河兩岸。堅築礮臺長堤。逐處用大礮鎗備敵。設彼進內河。其舟必小。可以一擊兩碎一節。臣查三岔河距海口二百餘里。如任令該夷越過大沽礮臺。駛入內河。處處皆可登岸。如其舍舟登陸。占據礮臺。分兵肆擾。蹂躪焚燒。豈可復問。且三岔河在天津郡城之北。東北兩面。緊臨河岸。如該夷之詭譎。豈肯過而不留。竟聽我誘之深入。況乎建礮臺築長堤。係共見共聞之事。臨時則倉卒難成。先事又易致驚駭。臣本年在津沽。兩奉寄

諭。總當鎮靜。勿致居民驚惶為戒。欲圖攘外。未能安內。裏河距通

州水陸匪盜。密邇

京師。尤不敢僥倖奇功於萬一。

一初次奏內稱。犯法水賊。及鹽徒搶匪人等。誠得良將駕馭。皆可收指臂之效。不在預養。只在臨時招募等語。查此等倖逃法網之人。平時斷無自來應募之理。若待夷船已至。城廂戒嚴。正恐內賊不清。變生肘腋。何敢明張曉諭。招致豺狼。縱使駕馭有方。而急需之錢糧。難填谿壑。事後之散遣。更費周章。以毒攻毒。乃兵機偶合之權謀。非堂堂正正之旗鼓。流弊滋多。於近畿之地。似未可試行。

一二次奏內稱。避其在大水。誘之於小水一節。臣將周天

爵所擬圖說。詳加閱看。以圖之形勢論之。當可操全勝。但該夷詭譎多端。其故於入內河。則必不止一船。亦斷不肯全軍深入。必有在後之策應。所謂巨筏以塞其歸路者。恐不可恃也。夷船一入大沽。隨處可以登岸。所謂以大船阻其進路者。亦無所用之也。總之防夷之策。就直隸而論。斷無舍攔江沙之天險。與各礮臺之地利。而開關延敵。輕於一試之理。以上各條。實在情形。仰祈

聖明俯察。臣伏思天津為

京師屏障。大沽為海口門戶。防守之計。總以固我藩籬。賊不

敢來來不敢入爲勝算況直隸沿海居民自二十一二兩年清理保甲以後隨時編查未敢少懈外來奸匪無可藏身之地實非南省情形可比而人心堅定志切同仇較之廣東未違形其不逮此臣十載籌防所可深信者不敢於聖主之前稍作過量之語並將海口至三岔河一帶形勢繪圖帖說恭呈

御覽

硃批另有旨圖留看

訥爾經額又奏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一日奉

上諭安徽布政使蔣文慶奏夷務仍宜修備等語著各該督撫按

照該藩司原奏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體察認真籌辦等因欽此
查道光二十二年英夷就撫議成各處撤防經臣督同天
津鎮道等籌議善後十六條如蔣文慶所陳各情均在臣
查次籌防暨善後章程之中當蒙
敕交樞臣逐條議准遵行而於修造戰船復設水師不便之處亦
經詳細聲明非畏難惜費也誠見北洋水面非耀武之區
巡哨兵船非對敵之具惟有嚴防海口使之不能覬覦以
為鞏固藩籬之計如阻其衝突水路則有木筏木樁鐵鎖
鐵貓鐵蒺藜鐵鹿角層層設伏避其大器則有土袋土壘
土埝土壩節節障蔽覬賊軍械則有數百斤至萬斤重者

大小銅鐵礮位。及火攻炸礮數百門。陸路則有弩弓。弩箭

籐牌。刀。矛。擡槍。鳥槍。馬槍。馬上長矛。以及弁兵如何分布。

如何會合。兩旁如何抄襲。後路如何策應。埋伏兵丁。如何

潛起夾攻。均經籌備齊整。奏明有案。至團練居民。互相保

衛。較之添兵駐防。更為實有功倍。查大沽北塘。並天津郡

城內外。暨海河兩岸村莊。從前各設有義民局。近復陸續

增添。統計設局百餘處。人數多至八千餘名。有事則共相

保衛。無事則各安本業。聲勢益形聯絡。實覺人心可恃。至

該藩司所稱。道府與聞兵事一層。伏念

畿輔之地。與臺灣孤懸海外者不同。自大沽北塘。以至蘆台

山海關等處。皆係參遊以上大員。既轄重兵駐紮。除天津道向兼兵備銜。且係鎮道同城。遇有警報。商同征調。足以應手。天津郡城煩要。河漕鹽務。地方公事。均係天津府知府兼管。去海口既遠。未可兼顧兵事。至通永鎮總兵。乃道光二十二年。專為海防而設。駐紮蘆台。距北塘海口僅數十里。設有夷船北駛之信。立時前往督辦。朝發可以夕至。通永道。本係兼管海防。惟未兼兵備之銜。不豫征調之事。擬請加兵備銜。以資呼應。而重責成。至永平府知府。本係守土之官。防海亦其分內之事。但通永道。已請加兵備銜。永平府知府。毋庸再豫征調之事。庶事權歸一。遇事不致

紊亂。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兩奉廷寄。體察防海情形。繪圖呈覽。並遵旨議覆海防事宜各一摺。覽奏均悉。其周天爵先後陳奏兵事數條。並繪具圖樣之處。既據該督悉心體察。不敢輕於一試。自係酌覈地方情形。確有把握。又據奏稱。蔣文慶所陳。均在迭次籌防。暨善後章程之中等語。天津為京師屏障。自當以嚴防海口。賊不敢來。來不敢入為扼要之圖。尤須密籌後路。使賊匪無從繞越。各口聲勢相應。固我藩籬。該督既稱津沽地利情形。久在心目。是平時早有籌畫。不致臨時張皇。現在該處人心堅定。志切同仇。該督惟當督飭鎮道。聯絡兵民。訓練必勤。礮械

必備。自足常操勝算。慎固疆圻。原不在紛更叢擾為也。至通永道擬加兵備銜之處。著俟奏到時。再降諭旨。

丙子。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刑部奏審擬民人丁光明。赴大學士耆英宅內呈遞稟函一案。已照議將該民人發遣矣。惟該犯供稱。有大西洋國羅瑪府人羅類思。曾至山東泰安府城外店內住宿。該犯與同教人郭四。投往服役。羅類思在廣東。隨耆英辦理夷務有功。後自山東赴上海。修蓋房屋居住。並於二十九年三月間。遣手下人高姓。來京探聽。旋即出京等語。著各該

督撫密委妥員詳加察訪。有無羅類思及高姓其人。是否在內地居住。何時到過上海及泰安府。逐一查訪明確。據實密奏。毋稍張皇漏洩。

甲申。科布多參贊大臣慧成等奏。據阿勒坦諾爾烏梁海總管蒙古勒報稱。本年六月二十七日。自齊斯大墳地方越入俄夷四十餘名。奪去羊隻牢喫。當經佐領哈勒察喜帶同領催前去。告以不須搶奪。該夷輒恃强用刀。將佐領砍傷身死。復將所騎馬匹等物搶去。經總管蒙古勒赴管理俄羅斯雅什達喇城官員處通知。據稱前次進入在雅旻地方緝拏時傷斃數名。拏獲數名。並稱搶去馬匹等物。

現在此處存放。令失主認領等語。據情轉報前來。等委員
前往相驗哈勒察克。委係因傷致斃。應請
飭下庫倫辦事大臣。行文俄羅斯國。照例查辦
諭軍機大臣等。慧成。額勒亨額奏。本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唐努烏
梁海交界齊斯大壩地方。越入四十餘名俄羅斯逃脫之人。攜
帶器械。搶奪羊隻。並將佐領哈勒察克。砍傷身死。奪取槍馬等
物逃走。經總管派員。通知管理俄羅斯雅什達喇城官員烏什
巴拉納克。據稱逃脫之人。傷斃數名。等獲數名。現在監禁等語。
此案砍死佐領哈勒察克之俄羅斯兇犯。既經俄羅斯雅什達
喇城官員處等獲監禁。著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玉明

迅即轉行俄囉斯國。照例款辦。餘著照所擬辦理。原摺著鈔給

德勒克多爾濟王明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